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 13  
2974  
2止



13  
2974  
2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所言

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爲體而德爲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爲。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體。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羣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難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以恃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

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眞僞。而德則有眞有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爲尊。於是始有仁義之名。然仁義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雖爲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義則恃之矣。故云有以爲。且仁義上者爲眞。三王是已。下則爲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衰。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尙。不復知有仁義。故上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攘臂而仍

之。此五霸之餘。戰國之習也。且彼既不知仁義。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又復也。此所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衰。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爲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爲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爲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爲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爲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

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名者實之賓。故謂道之華。在儀秦用之。則爲愚之始也。此所謂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爲尊。而仁義次之。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瑑瑑如玉。落落如石。

此言道無爲而無不爲。以明無用之用爲大用。欲君人者當以無爲而治也。一者道之體也。其體至虛而無爲。精一無二。凡諸有爲。莫不以之爲本。以用也。意謂天地萬物皆以道體而爲本也。故天得之而清覆於上。地得之而寧載於下。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爲萬物之靈。谷卽海也。海得之而容納百川。故長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侯王得之而爲天下正。正猶長。所謂君長也。如此者。雖其

跡不同。而推其本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其下又返釋之曰。天不得此。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地不得此。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將恐生機休歇而不能子孫孫子疊疊而無窮矣。萬物若不得此。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此老子主意。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顛蹶這一句。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爲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謂之下賤。此道之譬也。夫道本無名。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

不得此道而處貴高之位將恐蹶豈不以是而爲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且侯王自謂曰孤寡不穀此三名者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以之其意豈不是以賤爲本耶非乎所以稱此者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而體道凝神知其無用爲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爲君若指其所用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爲而君道無爲也若夫輪輻衡軛會之而爲車故數其車則件件可數其車則無可數矣以無可數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

以無爲之道而後方大有爲也然道之在物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體道忘懷不可執貴高之名而取顛蹶之患故誠之曰不欲瑑瑑如玉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己瑑瑑如玉之貴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苟忘貴賤之分則人人皆爲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爲大用耶

無。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承上章以明道爲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體也謂道體虛無至靜爲羣動之主世人祇知動

之爲動。不知動處卽靜。易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其羣動之動皆自虛無至靜而發。不動而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然道體至虛柔弱無用而爲天下有用之本。世人祇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苟知有生於無。則自然不事於物。而能體道凝神矣。豈易得哉。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建德若偷。質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志與道合。一有所聞。便身體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夫中人之資。則且信且疑。或日月至焉。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卽有所聞。了不相蒙。而且以爲怪。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非愚所測。此輩不笑不足以爲道。以其道與常情每相反而已矣。何以知之。故

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此下十二句皆古之立言者之辭。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恃知以爲能。聖人光而不耀。以有智而不用。故明道若昧。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以卑自牧。故進道若退。世人崖嶷自高。聖人心與道合同。塵混俗和而不同。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德無不容。如海納百川。故上德若谷。小人內藏瑕疵。而外矯飾以爲潔。聖人純素貞白。一塵不染。而能納汙含垢。示同庸人。故大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

聖人德被羣生。而不以爲功。故廣德若不足。小人一善之長。必衒弄自售。欲求知於人。聖人潛行密用。凡有所施於人者。惟恐人之知己也。如泰伯三讓。民無德而稱。故建德若偷。小人隨時上下。見利而趨。望勢而變。聖人之心。貞介如玉。而不可奪。而能與世浮沈。變化無窮。無可不可。故質貞如渝。渝變也。世人圭角自立。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無適不可。故大方無隅。隅猶定向也。世人小智自用。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乘運而出。必爲天下之利具。故

大器晚成。所以然者。譬夫大音之希聲。大象之無形。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名也。然道隱於無名。又豈常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以其有大道也。夫惟道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善貸且成。聖人如此。所以世人皆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承前言道體沖虛。而爲天地萬物之本。誠人當以道爲懷。以謙自處也。謂道本無名。強名之一。故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皆從此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以得遂其生。不致夭折者。以物各含一沖虛之體也。和氣積中。英華昭著。秀實生成。皆道力也。故云沖氣以爲和。是則物物皆以沖虛爲本也。且沖虛柔弱。與物不類似。似乎無用。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卽如世人之所惡者。唯孤

寡不穀以爲不美。而王公返以此爲稱者。豈不以柔弱爲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穀。皆自損之辭也。然而侯王不自損。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至今稱之。澤流無窮。此自損而人益之。故曰或損之而益。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暴戾恣睢。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而天下叛之。此自益者而人損之。故曰或益之而損。以人人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後能。且人之所教者。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人。祇知增益知見。使之矯矜恃氣。好爲強梁。殊不知強梁者

不得其死。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謙虛自守。以全沖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爲教父。而風天下以謙虛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承上言無爲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至堅。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如水之穿山透地。浸潤金石是已。若以有入有。卽相觸而有間。若以空入有。則細無不入。如虛空徧入一切有形。卽纖塵芒芴無所不入。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足知

無爲之有益矣。前云人不善教人者以其有言也。有言則有跡。有跡則恃智。恃智則自多。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爲。凡好爲者必易敗。此蓋有言之教有爲之無益也。如此則知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言名利損生。誠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身親而名疏。故曰孰親。貨利也。謂世

人祇知利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利。殊不知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身在則有餘。故曰孰多。世人不察。每役役於名利之間。貪得而無厭。戕生而傷性。與夫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遠害。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費必大。藏之多者。亡必厚。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斂天下之財。以縱鹿臺之欲。天下叛而臺已空。此藏之多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抑且身死名滅。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

辱知止則不殆。卽斯可以長久矣。噫。老氏此言。可謂破千古之重昏。啟膏肓之妙藥。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惜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爲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若一徑生

長而無秋冬之肅殺。不但物不能成。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故所成者大。而其用不敝也。大盈若沖。其用不窮者。若陽和之氣。充塞天地。無處不至。無物不足。可謂盈矣。其體沖虛而不可見。若塊然可見。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沖。故旣已與人已愈。有旣已爲人已愈多。故其用不窮也。大直若屈者。若一氣浩然。至大至剛。可謂直矣。然潛伏隱微。委曲周匝。細入無間。故若屈。由若屈。故能伸其生意也。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刻雕眾形而不見其巧。故云若拙。若恃其巧者。巧於此

而拙於彼。則巧非大矣。大辨若訥者。上云若缺。則天地無全功。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功。不辨而自白矣。故曰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聖人不言。而教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故以不言之教。無爲之化。似乎不勝。而物卒莫能勝之也。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爲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此承上清淨無爲之益。甚言多欲有爲之害。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有道之君。清淨無欲。無爲而化。故民安其生。樂其業。棄卻走馬而糞田疇。所以家給人足。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聖人不作。諸侯暴亂。各務富國強兵。嗜欲無厭。爭利不已。互相殺伐。故戎馬生於郊。以致民不聊生。奸欺並作。此無他。是皆貪欲務得。不知止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莫大於可欲。以其戕生傷

性敗亂彝倫。以至君臣父子。皆失其分者。皆見可欲之罪也。以致敗國亡家。覆宗滅族之禍者。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故凡見他人之所有。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爲眾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莫大於欲得。欲得者。心不足也。古人云。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終無足時。惟知足之足。無不足矣。故常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爲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己。

也。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鑒。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若夫人者。沈暝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於己。德被羣生。可不言而化。故曰不爲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承上言無爲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爲學者增長知見。故日益。爲道者克去情欲。隳形泯智。故日損。初以智去情。可謂損矣。情忘則智亦泯。故又損。如此則心境兩忘。私欲淨盡。可至於無爲。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民果化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由無爲而後可以大有爲。故無不爲。是故取天下者貴乎常以無事也。無事則無欲。我無欲而民自正。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得則治國如

視諸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有欲則民擾。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則眾叛親離。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者。此耳。舊注取字訓爲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言得之易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故無不可教之人。

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至虛無我。以至誠待物。曾無一定之心。但無百姓之心爲心耳。以聖人復乎性善。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之。卽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因我以善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善矣。故曰德善。以聖人至誠待物。而見人性皆誠。故信者固已信之。卽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因我以信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信矣。故曰德信。以天下人心不古。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而不處其薄。汲汲爲天下渾厚其心。慄慄猶汲汲。

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謂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司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無是非。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若嬰孩而已。故曰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所以不言而信。無爲而化。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此言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謂死出於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故但養形以貪生。盡爲貪生以取死。是所以入於死者。皆出於生也。大約十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唯有一焉。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養形壽考者也。死之徒者。汨欲忘形。火馳而不返者也。動之死地者。嗜欲戕生。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盡此三種。而皆不免入於死者。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以其

生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皆爲不善養生者也。攝養也。蓋聞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形也。主其生者。性也。性爲生主。性得所養。而復其真。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我空則無物與敵。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色欲伐性。甚於兕虎。甲兵也。以無我故。縱遇之而亦無可傷。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亦無所容其刃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是知我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是知生本無生。則知死亦不死。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非超乎生死之外者。不易致此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爲萬物之本。欲人體道虛懷而造乎至德也。然道爲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且道但能生之而已。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如陽和之氣。含育而培養之。皆其德也。故道德無形。乃因物以形。

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但卽物而觀。可知已。故曰物形之。且道之生物。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生殺之勢。則雖生之畜之。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乃道體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侯王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故凡稟命而得之者。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

然耶。以道德乃天然尊貴。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所以常然而不失者。以其體至虛。故其用至大。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既生長而又含育之。既育而又成熟之。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護之。此所謂成始成終。而道德之量。何如耶。且如此生之。生生不已。而不自有其生。如此作爲。以成熟之。而不自恃其爲。雖爲萬物之主。而不自以爲宰。所以爲玄德也。是故君天下者。貴乎體道虛懷。而造乎德之至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體道之方。當以背物合道爲要妙也。由萬物皆資始乎道。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所謂道生之也。是知道爲體。而物爲用。故道爲母。物爲子。人若但知道體虛無。而不知物從此生。是知母而不知子。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是殉物而忘道。則失其性真。所以既知其母。亦復要知其子。所謂有體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則不事於物。

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體也體用兩全動靜不二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示守母之方兌爲口門乃眼耳爲視聽之根謂道本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爲聲目得之而爲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背性是必收視返聽內照獨朗故曰閉其門如此則終身用之而不勤矣勤勞也若徒執言說以爲得以資耳目之欲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兌濟事喪心於物則終身

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而忽於欲機之兆非爲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曰見小曰明以道自勝故曰守柔曰強是故學人當用其光復其明則無遺身殃也然光道之用也明道之體也用不離體故用愈光而體愈明此所以能無遺其殃也襲承也且真常之道吾固有之但凡人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則絲絲而不絕矣故曰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爲盜夸。

韓非本作竿

非道哉。

此言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柰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而將施之於誰耶。故曰唯施是畏。且有施而無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直捷。而民心邪僻。不由於大道。皆好徑矣。民好徑。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奸愈甚。奸愈甚。則法益嚴。故曰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且法令滋彰。賊

盜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而民因法作奸。更棄本而不顧。好爲游食。故田日甚蕪。田甚蕪。則倉日甚虛。倉甚虛。而國危矣。風俗之壞。民心之險。一至於此。君人者。固當躬行節儉。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猶然不知止足。而虛尚浮華。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上有好之。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爲盜。皆由上以唱之也。故曰是爲盜竿。竿。樂之首。而爲先唱者也。如此。豈道也哉。上下人心之如此。所以道之難行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窮。澤及子孫者。皆以真修爲本也。舉世功名之士。靡不欲建不拔之功。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則有智力過之者。亦可以拔之矣。抱守也。脫猶奪也。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則有機術之尤者。亦

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真。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澤及無窮。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所以福及子孫。故祭祀縣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修之於身。故其德乃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則性真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以此觀鄉。則鄉睦。以此觀

國則國治。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則天下化。會物為己。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是以聖人一真之外無餘事。故唯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以尾毒傷物曰螫。猛獸不據。

以爪按物曰據。攫鳥不搏。以翅擊物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為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賴其神

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攫鳥皆能傷人之物。至於赤子則毒蟲雖毒而亦不螫。猛獸雖惡而亦不據。攫鳥雖梟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彼雖惡而不傷。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王也。且如赤子之骨最弱。筋極柔。手無執。而屈握極固。不可擘。且又不知陰陽之合而峻亦作者。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而所握亦堅固者。以其精純

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則柔弱而連固。精竭者，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號啼而咽嗑不嘎啞者，以其心本不動而無哀傷怨慕之情，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亦然。斯三者皆得其所養之厚，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為主，以精為衛，以氣為守。故老子教人養之之方，當先養其氣。故曰：知和曰常，何也？蓋精隨氣轉，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氣散則精溢。所謂心著行姪，男女二根自然流液，故善養者當先持其心，勿使妄動，心不妄動

則平定。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精自固，而神自安。真常之性自復矣。故曰：知和曰常。如所云不認緣氣之心為心，則真常之性自見。故曰：知常曰明。意謂知真常之性者，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真常之性，徒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反為其戕，性反為其傷。故曰：益生曰祥，祥妖也。言益生反為生之害也。心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氣散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曰：心使氣曰強，強木之枯槁也。過強曰壯。故曰：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而作

喪太過。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乃速其死也。故曰不道早已。已者絕也。此老氏修養功夫源頭。蓋出於此。而後之學者。不知其本。妄構多方。傍門異術。失老氏之指多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言聖人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故善能

含養於心。而不形於言。以自知之真。言有所不及也。若夫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皆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言養之之方。兌爲口。爲口說。謂聖人緘默自守。不事口舌。故曰塞其兌。不事耳目之玩。故曰閉其門。遇物渾圓。不露鋒芒。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釋然無慮。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含光斂耀。順物忘懷。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不能也。故曰是謂玄同。聖人造道之妙。大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

而疏。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位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披褐懷玉。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親疏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為正。而不可用奇巧以誘民也。且奇巧詐術。是為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者為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此指下文有事而言。蓋忌諱利器技巧。法令皆有事也。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謂禁不敢作。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與民共之。芻蕘雉兔取之者無禁。即有不便於民者。言之不諱。所

以民得安其生。故在上者無事而民日富。今則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取之者死。民有不便。言之者戮。故民不聊生。且又無所措手足。此多忌諱之事。而民彌貧也。賢者國之利器也。今國無道。賢者在野。是利器在民不在朝。所以國家滋昏。由上多欲好奇。故人心雕琢。技巧日生。技巧生而奇物滋起。奇物起則貪愈甚。貪愈甚而盜賊生。故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也。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是皆有為妄動。有事多欲之過也。故古之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宜矣。

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詳言上章有為之害。而示之以無為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若示有知。即上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潛行密用。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則民情不鑿。奸偽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其民

醅醅。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則民多不自安。缺缺然。憂有餘矣。故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多憂不足之意。蓋禍福之機。端在人心之所萌。若其機善。則禍轉爲福。若其機不善。則福轉而爲禍。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則禍福旋轉如循環之無端。人孰能知其止極耶。故孔子曰。知機其神乎。謂是故也。然禍福循環之如此。豈無真人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邪正不分。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則彼反以爲奇詭。本教之以善。而彼返以爲妖怪。正所謂未信而勞諫。則以

爲厲謗。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縱有聖人之教。亦不能正之矣。莊子曰。三人行。一人迷方。猶有解者。二人惑。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其誰能解之耶。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貴在同塵和光。渾然無跡。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截。乃鋒稜太露也。雖廉而不傷於劇。劇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肆。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耀。耀謂銜耀已見也。此聖人有所長而能養其所長。故爲天下貴。此所以無爲而治。好靜而自安。無爲而民自化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嗇有而不用之意。老子所言人天。莊子解之甚明。如曰不以人害天。不以物傷性。蓋人指物欲。天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然嗇卽復性工夫也。謂聖人在位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聲色貨利充盈於前。而聖人以道自守。視之若無。澹然

無欲。雖有而不用。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嗇治人也。聖人并包四海。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慮而傷其性真。所謂毋搖爾精。毋勞爾形。毋使汝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用其智。此以嗇事天也。復性工夫莫速於此。故曰是謂之早復。此復字是復卦不遠復之意。言其速也。又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德施於外。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天德日全。不期復而自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能重積德則無不克矣。此克字乃克敵之克。

卽顏子克己之克。以性德日厚。則物欲消融。而所過者化。無物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民無德而稱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極至極。猶涯量也。此內聖之德。旣全。雖無心於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此內聖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故曰可以有國。此道先天。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如此而已。結句蓋古語。老子引證。以結其意耳。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此言無爲之益。福利於民。返顯有爲之害也。凡治大國。以安靜無擾爲主。行其所無事。則民自安居樂業。而蒙其福利矣。故曰若烹小鮮。烹小鮮。則不可撓。撓則糜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夫虐政害民。災害並至。民受其殃。不知爲政之道。乃以鬼神爲厲而傷人。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禍福也。且鬼神非無。

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昭格於上。下耶。第雖靈爽赫然。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曰非其鬼不神。但其神不傷人耳。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如湯之時。七年大旱。湯以身代犧牲。藉茅以禱。致雨三尺。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斯蓋由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此無爲之德。福民如此。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君天下者。當以靜勝爲主。不可以力相尙也。夫流之在下者。如江海衆水歸之。故大國之在天。下衆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以爲天下之交。納汙含垢。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曰牝。雄曰牡。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靜能有生。是牝以靜勝牡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然聖人

爲天下牝者。以天下之人衣食皆賴之以生。爵祿皆賴之以榮。萬幾並集於一人。故君道無爲而皆任其所欲。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似牝以靜勝牡也。是則靜爲羣動之歸趨。故以靜爲下。大字小。小事大。皆有以下之也。取者得之易也。大字小如母育子。小事大如子奉母。精神相孚。相得最易。故如掇之也。然大字小必有所容。故曰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小事大必有所忍。故曰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不過兼畜人。非容無以成其

大。小國之欲。不過入事人。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既各得其所欲。而大者更宜下。何也。以大國素尊難於下耳。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專於征伐。以力不以德。知動不知靜。徒見相服之難。而不知下之一字。爲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此言道之爲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也。道者。萬物

之奧。奧者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奧。但人雖居其室而不知奧之深邃。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人日用而不知。故如奧也。然道既在萬物。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而性未嘗異。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爲寶。惡人雖失。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故曰所保。苟非其道。以保之。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美。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則可以加於人之上。况大道之貴。豈止一言之美。一行之尊。且人之全

具而不欠缺一毫者。斯則不善之人。又何棄之有耶。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古語也。老子解之曰。然天子三公。不足爲尊貴。拱璧駟馬。不足爲榮觀。總不如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何耶。豈不曰求道以得之。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是知桀紂天子也。不免其誅。四凶三公也。不免其戮。非無拱璧駟馬。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巢許傲天子而不譴。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况夫一念復真。諸罪頓滅。苟求而得。立地超凡。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真切工夫也。凡有爲謂智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此三者皆世人之所尙。然道本至虛而無爲。至靜而無事。至淡而無味。獨聖人以道爲懷。去彼取此。故所爲者無爲。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故世人皆以名位爲大。以利祿爲多。而取之。然道至虛微淡泊無

物。皆以爲小少。故棄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遺形。而獨與道游。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故以至小爲至大。至少爲至多。故大其小。而多其少也。試觀世人報怨以德。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無論貴賤。事最大而難解者。怨也。然怨之始也。偶因一言之失。一事之差。遂相構結。以至殺身滅名。亡國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父子子孫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恆情也。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本不有。始結也。事甚小。既結也。以爲無與於己。故無固

執不化之心亦無有我以與物爲匹敵其既往也  
事已消之求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觀之則任彼之  
怨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然彼且以爲有怨在我  
全無報復之心彼必以我爲德矣是所謂報怨以  
德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直報怨正謂  
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人人必有難釋者  
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爲無爲事無事大  
其小而多其少也天下之事何獨於怨而事事皆  
然故天下之事至難者有至易存焉至大者有至  
細存焉人不見其易與細而於難處圖之大處爲

之必終無成苟能圖之於易而爲之於細鮮不濟  
者以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  
也作者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體道退藏於密跡  
愈隱而道愈光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  
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老子言及至此抑恐世人  
把易字當作容易輕易字看故誠之曰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  
且容易許人謂之輕諾凡輕許者必食言而寡信  
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  
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

易而聖人之所難。故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應作尤。古字通用。更也。謂世人之所甚易者。而聖人更難之。故終不難耳。觀夫文王兢兢。周公業業。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皆聖人之所難也。余少誦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二語。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學道。初爲極難。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則見其甚易。然初之難。卽今之易。今之易。卽初之難。然治心如此。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此聖人示人入道之真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釋上章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之意。以示聖人之要妙。只在爲人之所不爲。以爲學道之捷徑也。治人事天工夫。全在於此。安與未兆。蓋一念不生。喜怒未形。寂然不動之時。吉凶未見之地。乃禍福之

先所謂幾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朗然照於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動作。當下就見。就知是善則容。是惡則止。所謂早復。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用力少而收功多。故曰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卽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之謀。乃戒慎恐懼之意。於此著力。圖其早復。蓋第一念爲之於未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惡未著。甚脆且微。於此著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已下。

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於內。下言作事於外。爲執二句。言常人不知著力於未然之前。卻在既發之後用心。爲之則返敗。執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於無事之時。故無所爲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執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卻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慎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

樅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  
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爲之心。  
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  
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是以  
已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眾人之所欲者。  
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  
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無爲。皆以爲賤而  
所不欲。以爲無用而不學。故恃智好爲。以傷自然  
之樸。聖人離欲釋智。以復眾人之過耳。以恃萬物  
之自然。故終不敢爲也。莊子內聖外王學問全出

於此。吾人日用明此。可以坐進此道。以此用世。則  
功大名顯。伊周事業特緒餘耳。豈不至易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爲本。不可以智誇  
民也。明者昭然揭示之意。愚者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所謂百  
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蔽。皆上有以啟之。故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善能以斯道覺斯民。當先身以教之。上先不用智巧。離欲清淨。一無所好。若無所知者。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重在以字。前云眾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返爲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爲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

爲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曰。玄德深矣。遠矣。非淺識者所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况玄德乎。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淨穢。總歸於江海。江海而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故君天下者。尊爲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尊。故凡出言必謙下。如曰孤寡不穀。不以尊陵天下也。欲先人。必以身後之者。身者心之表也。君天下者。貴爲天子。天下推之以爲先。聖人忘己與人。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澹然無所嗜好。不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重者猶不堪也。是則聖人

之心。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而民自堪。命不以爲重。雖處前而民自遂。生不以爲害。此所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爭鬪之謂。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己。故莫能與之爭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大。世人不知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天為大。蕩蕩乎。民無稱焉。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即莊子所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為不肖。即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耳。

肖者與物相似。如俗云一樣也。若肖作一句。久矣。其細作一句。倒文法耳。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則成細人久矣。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下文釋其大之所以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遂以我為勇。見我寬裕有餘。遂以我為廣。見其人皆推我為第一等人。遂以我為器長。器者人物之通稱也。以此故。皆謂我道大。其實似無所肖。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乃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三法而已。慈者并包萬物。覆育不遺。如慈母之育嬰兒。儉者嗇也。有而不敢盡用。不敢為天下先者。虛懷游世。無我而不

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物皆己。且無己與物敵。物自莫能勝矣。故曰慈故能勇。心常自足。雖有餘而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曰儉故能廣。物我兩忘。超然獨立。而不見有己。以處人前。故人皆以我為畸人。推為人中之最上者矣。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以此故。皆以我為道大。似不肖耳。以我所守者如此。即前所云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也。以此三者。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人捨慈而言勇。捨儉而言廣。捨後而言先。死矣。此死字非生死之死。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蓋死活

之死。言其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但以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頭。皆死法。非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又以慈為主。不但學道。即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王師無敵。民效死而勿去。皆仁慈素有所孚。故為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將救斯民。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而以慈為第一也。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坐觀三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得糟粕之餘。施於治

道。迥超百代耳。此老子言言皆真實工夫切於人事。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之太高。類以虛玄談之。不能身體而力行。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士者介冑之士。武者武勇。然士以武爲主。戰以怒爲主。

勝敵以爭爲主。三者又以氣爲主。况善於爲士者不用武。善於戰者不在怒。善於勝敵者不必爭。卽前所云以慈用兵也。意謂武怒爭三者獨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故善者皆不用。何况常人。豈可恃之以爲用耶。乃驕矜恃氣不肯下人。故人不樂其用。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人者必爲之下。卽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其有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坤地。若天地正位。則爲

否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則為泰。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為力之大者與。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即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為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為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况聖人無我之至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

音杭戶剛反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兵者五兵器械謂戈

矛及戟干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哀者勝矣。

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為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為。蓋迫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古之用兵。如

涿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主於兵者。言以必爭必殺爲主也。客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以兵主召之。迫不得已。懼之而後應也。不敢爲主者。言其本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然亦聽之待之。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故絕無爭心。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言身進而心不進。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雖攘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猶就也。言彼以我爲敵。而我就以彼爲敵也。雖就亦似無敵可對。

雖執。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所以能保全民命。不傷好生之仁。然禍之大者。莫大於輕敵。以輕敵則多殺。多殺則傷慈。故幾喪吾寶矣。抗兵乃兩敵相當。不相上下。難於決勝。但有慈心哀之者。則自勝矣。何則。以天道好生。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兵者對敵必爭。必殺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蓋以慈爲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施於必爭之地。而以不爭勝之。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尙如此。况乎聖人無物爲敵。而以平等大慈。并包萬物。又何物而可

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全不得老子主意。今觀初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了然明白。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披褐懷玉。

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而自得也。老子自謂我所言者。皆人人日用中最省力一著工夫。明明白白。甚容易知。容易行。只是人不

能知。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皆以大道為主。非是漫衍荒唐之說。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主也。且如一往所說絕聖棄智。虛心無我。謙下不爭。忘形釋智。件件都是最省力的工夫。放下便是。全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豈不最易知。最易行耶。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因從來人人都在知見上用心。除卻知字。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一著。極難湊泊。所以人不知我耳。故曰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著。不獨老子法門宗旨。卽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爲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然以無知契無知。如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投石。所以孔老心法千古罕明。故曰知我者希。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曰則我者貴。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發露太盡。故著此語。後章

只是要人在日用著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絕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知耳。無所知。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則爲上矣。故曰知不知上。若夫臆度妄見。本所不知而

強自以爲知。或錯認無知爲斷滅。同於木石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真知。適足爲知之病耳。故曰不知知病。若苟知此二者爲知之病。則知見頓亡。可造無知之地。而無強知妄知之病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但無強妄之知。故稱無知。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故曰聖人不病。此段工夫。更無別樣玄妙。唯病其妄知。強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知病之中。而名無知。此無知。乃真知。若知此真知。則終日知而無所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

也。古云。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知之一字。眾禍之門。然聖人無知之地。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眾妙之門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則返增知障。此乃眾禍之門。正是此中知之病也。知不知上。最初知字。正是入道之要。永嘉云。所謂知者。但知而已。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當從此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平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去聲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爲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謂之威。如云寒威。炎威。是也。是則凡可畏者。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與天地之肅殺。乃大威也。此借以爲戕生傷性者之喻。世人以爲小惡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殺身而後已。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養生。而不知養生者。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且若嗜酒色。必死於酒色。嗜利欲。必死於利欲。嗜飲食。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而不知畏。必至於戕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

嗜而不知畏者。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貴。以此爲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性也。且吾性之廣大。與太虛同體。乃吾之真宅也。苟以性視身。則若大海之一漚。太虛之一塵耳。至微小而不足貴者。人不知此。而但以蕞爾之身。以爲所居之地。將爲至足。而貴愛之。則狹陋甚矣。故戒之曰。無狹其所居。狹其居者。將以此身。此生爲至足也。故又戒之曰。無厭其所生。厭足也。若知此身。此生之不足貴。則彼物欲固能傷生。亦不足以害我矣。以其無死地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厭棄也。故聖



之生存而仁害雖生亦死身滅而仁成雖死亦生。斯則蹠非壽顏非夭矣。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於此猶難之。不敢輕忽而敬畏之。所謂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也。故下文歷示天道之所以逆天者亡。故不爭而善勝。感應冥符。故不言而善應。吉凶禍福如影響。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而惡愈深。禍愈慘。故緘然而善謀。以報速者有所警。報緩則不及悔。必至盡絕而後已。此所謂善謀也。是則天道昭昭在上。如網之四張。雖恢恢廣大。似乎疏闊。其實善惡感應毫髮不遺。

此所謂疏而不失也。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乃以敢以強以爭競於名利之場。將謂一身之謀。不顧利害死生而爲之。自謂智力以致之。蓋不知命之過皆取死之道也。可不畏哉。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尙殺以傷慈也。治天下者。不知天道。動尙刑威。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歎。

之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耶。以患民無知。但爲養生口體之故。或因利而行劫奪。或貪欲而嗜酒色。明知日蹈死亡。而安心爲之。是不畏死也。如此者眾。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心。但凡有爲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則足以禁天下之暴矣。如此。誰又敢爲不法耶。民既不畏死。殺之無益。適足以傷慈耳。夫天之生民。必有以養之。而人不知天。不安命。橫肆貪欲。以養生。甚至不顧利害。而無忌憚。以作惡。是乃不畏天威。天道昭昭。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

皇極田山

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今夫人主操生殺之權。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惡貫盈。天必殺之。人主代天以行殺。故云代司殺者殺。如代大匠斲也。且天鑑昭明。毫髮不爽。其於殺也。運無心以合度。揮神斤以巧裁。不疾不徐。故如大匠之斲。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乃嗜殺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實爲好生。然天好生。而人好殺。是不畏天而悖之。返取其殃。此所以爲自傷其手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語深得

老子之餘意。故軻力排楊墨。而不及老莊。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教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爲本也。凡厥有生。以食爲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飢寒。若取之太多。

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飢寒也。民旣飢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僞。無不敢爲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爲盜。由上有以驅之也。旣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令以治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爲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愛。

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曰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子養生主。馬蹄肱篋諸篇。便是注解。又當通前四章。返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音拱。兩手合圍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曰。此土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心無為不敢為立教之本。全篇上下。專尚柔弱而斥剛強。故此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乃借人物草木為喻。是以兵喻戒懼。木喻心虛。言兵若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生為上。而多死為下也。木之枝條。以沖氣為和。故欣欣向榮。而生意自見。是以虚心柔弱在上。若成拱把。則麤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虚心。

柔弱翕受者方可處於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敢於好爲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爲物。本弣高而有餘。弣下而不足。乃弛而不用也。及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弣有餘之力。以補弣之不足。上下均停。然後巧於中的。否則養由逢蒙。無

所施其巧矣。天之道亦由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皆損一氣之有餘。以補萬物之不足。均調適可。故各遂其生。人道但受而不施。故人主以天下奉一己。皆損百姓之不足。以補一人之有餘。哀寡益多。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唯有道者。達性分之至足。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卽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徒。故法天制用。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

也。其不欲見賢耶。一句謂我心本不欲見賢而人自以我爲賢矣。此益也由損而至。故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此之謂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人知而能行也。無以易之。易輕易也。卽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謂師之柔弱。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至若水之柔弱。則

人莫能料。莫能料。故無以易之。而卒莫能以取勝。此所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莫能先。謂無有過於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爲不足取。率輕易之。故天下皆知之。而莫能行。以柔弱爲垢辱不美之稱。故也。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則曰乾剛能斷。有爲。遂以爲明君。若夫無爲。則國人皆以柔弱爲恥辱。而不美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恬澹無爲。能受一國之恥垢者。則爲社稷真主。能受一國不美之名者。則爲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爲。則野老謳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

弱無爲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爲反耳。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爲當時計利者發也。然恩生於怨。怨生於恩。當時諸侯兩相構怨。霸者主盟而爲和之。大怨旣和。而必責報。報之不至。而怨亦隨之。是有餘怨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無心之德。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執左契。雖有而若無也。契。貨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而有左右。貸者執右。

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徹。不計彼之有無。必征其餘。如賦徹耳。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將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旣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

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十曰什。兼百曰伯。器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爲之治。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亦無所用之。以民淳而無事故也。若國多事。煩擾於民。或窮兵致亂。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則輕死而去之。今一切無之。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舟輿水陸之具。不遠徙。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尙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陳列也。不用智。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絕無外慕之

心。不事口體。故以尋常衣食爲甘美。以平居里俗爲安樂。日與鄰國鷄狗相聞。至近之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如此。則淳樸之至。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疾當時之弊。皆有爲用智剛強好爭尙利。自私奉己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而愈難治。所以治推上古。道合無爲。全篇所論。不出乎此。蓋立言之本旨也。故終篇以此請試而行之。可以頓見太古鴻荒之化。言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深有味乎此言也。老氏之學。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信言不美者，斯乃釋疑之辭，以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之意也。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以可道之道，乃言說也。老子自謂道若可言，卽非真道矣。今上下五千餘字，豈非言耶？既已有言，則道非真矣。因於終篇以自解之，以釋後世之疑耳。然信舊注實也。謂眞實之言，卽由衷之言也。美言，華美之言，乃巧言。

也。老子意謂道本無言，因言以顯。但我所言者，字字皆從眞實理中流出，第藉之以彰道妙，故信實而不美。非若世人誇誕浮辭，雖美而不信也。且世衰道微，人心不古。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乃曉曉好辯，尙博各擅專門。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祖述相傳，以辯博爲宗，自以爲善，殊不知以多岐亡羊，多方喪眞，去道轉遠。老子因而斥之曰：孰知不言之教，不辯之辯哉！以彼辯者，則不善於道。果善於道，則自不辯矣。且道本無言，乃至約也。但了悟於心，可目擊而喻，妙契無言，自不容聲矣。何

事於博哉。故曰知者不博。時人不知出此。徒事多聞。增益知見。以博爲知。其實不知。多言數窮。故曰博者不知。以彼不知。大道體虛。運而不積。而彼以積爲務。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有散則有窮。無積則無散。無散則無窮。由聖人體虛合道。忘言任真。了無所積。由其不積。則不窮。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故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其體至虛。故四時運而不竭。利盡萬物。而終不傷其體。故曰天之道利

而不害。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己之意。聖人法天利用。故終日運用。爲物作則。而了然無物。可當於情。故曰爲而不爭。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真實直捷處。盡在於此。故結全書立言之旨。妙盡於是矣。學者勉哉。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石埭楊文會施錢一百一十文敬刊

道德經解并觀老莊影響論連圈計字五萬六千

一百四十二箇

光緒十二年春二月金陵刻經處識

學音韻

對韻盡亦效也若將全傳立首以韻為虛似畏其  
駁然同立於韻則之上者請其學問工夫實實而  
尚姑曰為而不學其韻與餘韻也其意則小也此  
師則姑音日韻則效韻也其韻而了然無韻可謂  
而不書等其書韻之海次不獨曰之意聖人志天

